

大字版

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

浅浅痛， 深深爱

——把秘密说给妈妈听

用真实的笔触，记述主人公12岁之间长达10年的成长困惑，及其与生存环境做出的『种种斗争』。

龚莹◎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龚莹◎著

浅浅痛， 深深爱

——
把秘密说给妈妈听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浅浅痛，深深爱：大字版/龚莹著. —北京：中国盲文出版社，2015.12

ISBN 978—7—5002—6809—3

I. ①浅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0855 号

浅浅痛，深深爱

著 者：龚 莹

出版发行：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50
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140 千字

印 张：16.5

版 次：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—7—5002—6809—3/I·1459

定 价：29.00 元

销售服务热线：(010)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：超越母女之爱的生命力作

历时三年指导完龚莹的书稿，我突然发现：其实，这不是一部呈现残疾朋友家庭关系的书。它是关于母女关系的具有人类共性的生命力作。

在任何国家，母女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书中的母女关系又有着特殊意味：母亲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对未来的憧憬，但因为一个残疾女儿，必须放弃自己的人生，她的一生，被这个女儿完全限定。

许多人都在说残疾家庭母爱的伟大，仿佛她们本该如此，但真的很少有人去想：有些母亲，本来有能力、有心气、有更多的人生追求，所有这些，和母爱一样，也是常识，甚至是更合人性的常识。

书中的母亲，面对被限定的人生，并不甘心。

女儿，也不愿接受被轮椅限定的一生，她，也不甘心。

两个人，但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命运，

彼此的关系都好相处；但恰恰的，两人都不接受！同时还要天天生活在一起。

她们面对各自生命的死结，两个死结结在一起，成为更大的死结。

于是，在本书中，我们感受着两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危机，以及这一危机下两人拧巴的硬生生的生长。

当矛盾终于爆发，当一方决定“以死来解开死结”，两个生命都被震动了，她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对方的痛，那种痛，她们一度都以为自己才拥有。

她们在彼此痛苦中感受到了一种——超越母女亲情的情感，一种在生命层面的彼此疼惜乃至共同战斗的情感，那是两个女性在亲情之下对于对方巨大的慈悲，在这一慈悲之下，她们也终于和自己和解。

两个各自接受自己命运的人，开始重新搭建母女关系，而几乎立刻的，她们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沉的爱，以及一生一世的温暖——家的温暖。

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，好在在胜利的终极时刻，战斗的一方，恰好具有卓越的文笔与才华，并且记录了整个过程，完成了我们面前这本书稿。

它让这个世界再次相信：人和人之间，无论具有多么痛苦的对抗关系，都存在一种可能：在激烈对撞之后，撞击出的火花没有吞噬双方，反而让双方在火焰中

凤凰涅槃，并且共同燃起炫目的生命光华，给予这个世界更加震撼的感动。

作者 指导老师 张大诺
全国十佳生命关怀志愿者

自序

现在，终于可以坐下来为我书中的主人公，以及其中这位苦命的妈妈说一些话了。

步入成年以后，我曾通过书籍，接触到了各类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命运。虽说当时的我，未必完全具备那种阐述和解读“一个人一生”的能力，但是当我试着用“像读一本书一样”的耐心去解读妈妈的时候，我发现，自己依然说不准——我终身的残疾，对妈妈的一生到底是在诠释着怎样的苦难？

我也曾以一个女儿的角度，而且是一个“被妈妈悉心照顾了二十多年的残疾女孩”的心，对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，做出了以下假设和想象——假设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，在初为人母的时候，她是如何紧抱着一个最平凡而又简单的梦与希望，在那里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；想象当现实残忍地摆在她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极其普通的女人，她之前所抱有的那个最平凡而又简单的梦

与希望，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摧毁的。

可是尽管如此，我终究还是觉得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（包括我自己）能够真正地理解，对于我的妈妈而言，她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。这就像有的人，如果没有生下一个残疾孩子，她永远也体会不到“有一个残疾孩子，是多么无奈与不幸的事情”是一样的。

所以在这里，我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妈妈！是妈妈给予了我的一切，是她“无论如何”始终没有放弃我！因为当年的妈妈，她面对的不止是女儿终身残疾的事实，还有巨大的生活负担、家境的穷困以及各种各样微妙的关系要去面对。可以说，她具备了每一个普通的年轻女人所具有的一切苦恼和生存的压力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很想借用老师曾对我说过的那句话：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母亲没有放弃你，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了！”由此，我想由衷地对我的妈妈说一声：“妈妈，感谢您！您辛苦了！”

现在，我再来说说主人公。

当她屡次用“结束生命”的方式，企图终结由“自己的存在”而带来的一切苦难时，换来的并非是彻底的解脱，而是突然的醒悟。那一刻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这样一个事实：“我，再也不能轻易地动轻生的念

头了！”

因为我们只要稍动一下心思，便能明白：既然孩子身体的残疾是母亲一辈子的负担，可如果孩子就这样“自杀”死了，难道就不会是母亲一辈子的伤痛吗？由此，我们是不是该权衡一下：当不幸发生时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本人，是应该尽可能地去逃避它、抗拒它？还是应想方设法地尽快接纳它、面对它呢？

亲爱的读者，如果您能够静下心来，把整个故事都看完，我也想请您和我一起，共同深思以下这个问题：在主人公身上所印证的一切，到底是残疾本身的不幸所造成？还是世俗的观念，对她的残疾所持有的那种否定，促使在她甚至是在母亲的精神和心灵上，更深深地加剧了残疾的不幸和痛苦呢？

我忽然觉得，这样的问题，真的很难回答。

因为这类问题无从去考证。毕竟在此之前，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去考证这样一个事实，于是从开始就用一种“正常”的心态和观点，去对待那个残疾孩子的人生。也因此，没有人想到，是不是应该在身体残疾的基础上，去给他（她）们一点点精神上的力量和心灵的慰藉？

希望通过主人公的亲身经历，能够让大家从“残疾的人生”上，看到别样的一番景况！

仅以此书，献给我亲爱的妈妈，以及全天下每一个有残疾孩子的妈妈！

龚莹

2015年10月

目 录

序：超越母女之爱的生命力作 / 001

自序 / 005

“苦难”的开始 / 001

幸福“不翼而飞”了 / 015

妈妈她爱我吗 / 029

要是我能走路，就好了…… / 047

我越来越惶恐了 / 061

一个理解我的人 / 073

随时会窒息的感觉 / 085

放弃自己的生命 / 097

妈妈和我一起接纳了残疾 / 107

好像无路可走 / 121

“死皮赖脸”地活下去 / 131

我连“死”的权力都没有 / 141

新的“母女空间” / 149

向妈妈说出我的“秘密” / 157

一道新的创伤 / 169

一条没有腿也能走的路 / 179

这样的我，可以做什么 / 187

新 生 / 195

希望在手 / 207

难道妈妈已经“认命”了 / 213

妈妈为什么没有丢弃我 / 223

生命重来的发端 / 231

后记：关于这本书 / 241

“苦难”的开始

戴金边眼镜的老爷爷，他像一个至高无上的学者，坐在沙发上，言辞恳切地对我们母女俩宣布“孩子如果在我这都治不好，就算你跑遍上海、北京，也没指望了！”的时候，这到底给妈妈的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毁灭性打击？

1

那是一条由石头和沙子铺成的路。

路面大概一米宽，它的旁边有条河。河流沿沙石路延伸着。那条河会有多长，我们都无法预测。可能路有多远，河流就可以流多远。

每走一段路，我和妈妈都会碰到大小不一的坑。这些坑，使路面变得更凸凹不平。因此妈妈用自行车驮我的时候，需要尽可能找平坦一点的路面行走。不过即使这样，我坐在自行车上，还是会感到颠簸不已。加上我身体本身柔弱无力，没有重心的上身就只能俯在自行车的扶手上以保持平稳。这给妈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，因为只要妈妈把持扶手的幅度稍大一点，一不小心，我整个人都会被甩下去。

诊所的旁边有一所小学。

当四层高的白色楼房，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时，我

已累得像要虚脱一般。但阳台上那一个个随处可见的小脑袋，顿时又令我活跃起来。我情不自禁地极力张望，很快便看见校园里，有一群小女孩在那里玩游戏，是妹妹曾跟伙伴们在我眼前玩过的——跳皮筋，旁边还有几个男孩。还有的，就都围蹲在一处打石子。

校门的铁板上，镶了四个大字，我看着它们，就想把它们都读出来，可是除了妈妈名字中带的一个“小”字，另外的三个字，就都不认识了。

“妈妈，那上面写的是啥啊？你的名字里好像就有那个字，是个‘小’字对不对？妈妈，但是我只认得那个‘小’字。”我说。

妈妈说：“那第一个字要念‘感’，第二个字是念‘恩’，第四个是‘学’，学习的学。”

“哦！感——恩——小——学。”我瞒着妈妈，在心里悄悄把那四个字组合到了一起。我还得意地扬了扬上嘴唇，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孩子。

诊所的屋子不大。

我们刚进去，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阿姨就走了上来，阿姨的脸形很圆，肤色较白，应该是很少晒太阳的原因。她把我和妈妈迎向一张长椅，妈妈把我放下，让我坐在长椅上。身处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，我开始转动起眼珠，默不作声地往里头张望：我看见左墙边横放了

一张柜台，柜台的玻璃内摆了各种药盒，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医用工具。再过去一点，就是一扇门了。门是打开的，里面靠窗的位置有张藤椅，藤椅上坐了一个戴金边眼镜的老爷爷，他拿着一本书在看。

“她这是什么病呢？”坐在我对面的中年男人突然问。我忍不住好奇地打量起他来：他旁边立了个架子，架子上吊着药瓶，瓶子里的药水滴在塑料管里，针管扎在他手背上，还贴着胶布。我发现他的目光虽落在我身上，语气倒像是问妈妈。我也抬起头，望着站在我一旁的妈妈。妈妈也看着我，说道：“就是不晓得是什么病啊！”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：“唉！长沙的好几个医院都看遍了，连他们都不能确切说明是什么病，只讲有可能能走，也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走。”我眉头不觉皱了一下，我发现妈妈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让我极熟悉的神情，好像每次只要一说到我的病，妈妈的脸上都会流露出那种神情，那是一种我想弄明白，却怎么也不能明白的东西。

“我看有可能是小儿麻痹症。唉！这么好的孩子，要是不能走，这一世又怎么得了啊！”

“又是这句话！”我嘴巴忍不住一撅，心里想。因为同样的话，妈妈在家里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

“小珍姐，你跟我进来一下。”穿连衣裙的阿姨又走

了过来。她对我轻轻一笑，然后就领着妈妈去老爷爷的屋子里了。我就那么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跟她走进去，门也被阿姨随手一带关上了。

2

我清楚来诊所的目的就是针灸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的天性，我还是天真地和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……我不针灸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你想想，妈妈这么辛苦带你来这里是因为什么？你不想走路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怯怯地低下了头。妈妈的话让我隐隐觉得，我可能逃不过这一“劫”了。眼泪开始不争气了，一种淡淡的咸味慢慢浸进我的口中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必须要针灸我才可以走路？我甚至不能明白，我为什么就一定要走路？

我坐在椅子上，低着头继续嗫嚅着：“我不针灸……我就不针灸！”这时，妈妈在我的身前蹲了下来，用自己的双手抓着我的两只胳膊，直视着我说：“你要听话，如果你想走路的话，就不要怕痛，也不要哭！听见了吗？妈妈也不想你针灸啊！你以为妈妈就想你针灸吗？但是你要治病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针灸才能好！不然